

天邊——試析雲菁唐人街小說^①

陳大道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雲菁是60年代初期留美的小說家。本文主張當年留學生小說「失根」、「離散」常見主題在雲菁作品鮮有的原因之一，在於雲菁嫁入唐人街舊僑族群的婚姻背景。臺灣中興大學畢業的雲菁，在初抵美國兩年問世的〈天的這邊〉，宣洩她對唐人街殘留珠江三角洲前清農業文化的不滿，十餘年後，她的怨氣已消，在描述祖孫三代大河小說《月兒彎彎》裡，以唐人街一間餐館創業家庭為對象，款款陳述華裔舊僑移民故事。本文從分析〈天的這邊〉下筆，再以《月兒彎彎》為軸心，配合雲菁其他具有唐人街背景的小說，分別以「留學生與唐人街」、「婚姻與老人問題」、「匯款與子女教養問題」，以及「離開唐人街的抉擇」四個子題，分析雲菁小說裡的唐人街情節。

關鍵詞：留學生文學 雲菁 唐人街 美國 移民

① 本論文曾發表於2010年「第十三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5月22日，題目與內容略有更改。感謝唐耀棕教授特約討論、與會人士指教，以及兩位匿名學者審查。

天邊——試析雲菁唐人街小說^①

陳大道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1960年代臺灣留學生作家罕以「唐人街」為重心，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留美的雲菁是例外。雲菁與《皇冠》雜誌長期合作關係，可以溯及她在出國前翻譯《皇冠》刊載長篇小說《第凡內早餐》的成功——小說改編成好萊塢賣座電影。^②雲菁透過「皇冠出版社」出版以美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多達十部，另有短篇與雜文集。^③在國內資深主編、「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記憶中，雲菁與「於梨華」、「吉錚」、「孟絲」、「白先勇」等五位留美作家並列。隱地指出：

於梨華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吉錚《海那邊》、孟絲〈生日宴〉、雲菁〈天的這邊〉，白先勇《紐約客》……都是以留學生為題材，貧窮的年代，好像唯有出國鍍金才会有出頭的一天。^④

② 凱博德（Truman Capote）撰、雲菁譯：《春潮》（單行本改名《第凡內早餐》），《皇冠》第15卷第1期（一次刊完），民50年3月，頁157-219。又，凱博德撰、雲菁譯：《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台北：皇冠，1961年）。

③ 詳見陳大道：〈蛻變的留學生文學——六〇至八〇年代初《皇冠》作家雲菁的旅美小說〉，《淡江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頁189-224。

④ 隱地：〈爾雅叢書三十年——寫在《書名篇》之前〉，《書名篇——爾雅三十年慶文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9。

雲菁〈天的這邊〉是篇幅近乎中篇的小說，在她赴美（1961年）兩年後推出，內容描述唐人街孀居老闆娘與臺灣男留學生一段畸戀。^⑤然而，〈天的這邊〉知名度不高的可能原因，在於它並未以「單行本」或「作品集」出書，迥異其他作家的作品——無論長篇單行本《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海那邊》或短篇小說集《生日宴》、《紐約客》。^⑥雖然如此，對於雲菁個人以及臺灣留美小說的發展過程看來，〈天的這邊〉卻有值得重視之處，因為，這篇小說措辭尖銳地宣洩臺灣留美學生對於美國唐人街文化的不適應。筆者2006年〈蛻變的留學生文學——六〇至八〇年代初《皇冠》作家雲菁的旅美小說〉，強調雲菁「醫師娘」的身份地位，是她罕寫「留學生，苦日子」的主因，卻忽略唐人街的重要因素，直到發現〈天的這邊〉，才重新整理她作品中的唐人街情節。

經過時間河流的淘洗，雲菁在十餘年之後的70年代中期，出版大河小說《月兒彎彎》，採用包容的角度看待與留學生迥異的藍領階級唐人街移民故事。雲菁並不刻意強調唐人街舊僑社會，可是定居美國的早期移民卻不時地在她筆下出現；促使她寫作唐人街的動機，是她「嫁」入那個族群——她的廣東籍夫家公婆在美經營餐館。^⑦換言之，對於身兼臺灣留學生與唐人街媳婦的雲菁而言，「婚姻」、「家庭」問題可能比一般留學生所面對的「失根」、「離散」主題更為切身，也可能因此使得60年代初期赴美的雲菁，作品內容與「典型」的60年代愁雲慘霧的留美小說有所不同。劉秀美〈略論留外華人小說中主題意識之轉變〉描述的情形如下：

⑤ 雲菁：〈天的這邊〉《皇冠》第19卷1期，1963年3月，頁12-37。

⑥ 依據「國家圖書館館藏」搜尋結果，各書最早版本依次是，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出版社，1966年）。吉錚：《海那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67年）。孟絲：《生日宴》（台北：文星出版社，1967年）。白先勇：《紐約客》（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

⑦ 雲菁畢業於中興法商學院（台北大學前身）之後赴美留學。她接受美國 *The Park City Daily News* 及 *Green River* 兩報訪問，談到赴美的時間與背景：「民國五十年九月間我來到加利福尼亞，外子的父母都在加州，經營著一間餐館。」「溫醫師在五十二年也到了美國。就在那一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外國記者筆下的雲菁及其家庭—本社特譯〉，《皇冠》26卷6期，1967年2月，頁32-33。

「（6、70 年代）這一時期小說表現的多是『失根』華人的徬徨與無助。被喻為『無根一代的代言人』的於梨華，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一書中所描寫的正是這一類的典型」「像牟天磊（按，《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主角）這樣的無根人尚屬幸運，在叢甦、白先勇、張系國等人筆下的『失根的一代』，輕者顛狂，甚者最後是連性命都失去了。叢甦〈半個微笑〉中的林萍在根無著落的情況下自我結束生命，白先勇〈芝加哥之死〉筆下的吳漢魂在無家可歸下帶著苦讀的學位用死亡結束無根的生命，〈顛婦日記〉（叢甦）中的顛婦和〈自由人〉（叢甦）中的自由人更是以『顛狂』為『失根的一代』做無言的抗議。張系國的〈香蕉船〉、〈藍色多瑙河〉，依舊以『死亡』做為遊子飄泊的終點站。『顛狂』、『死亡』似乎成為『無根人』的悲情註記。」^⑧

齊邦媛〈留學「生」文學〉以「求學而不歸，純是個人的選擇，似不當有怨」批評 60 年代留學生小說的主題意識。^⑨可謂要求身居異國面臨「課業」、「經濟」、「情感」、「未來」……的留美小說作者透過筆下的主角人物，多一層自我反省工作。

劉紹銘 1980 年〈唐人街的小說世界〉提醒讀者注意，美國華裔作家的唐人街英文小說主題內容與臺灣留學生小說迥異：

跟我們所熟悉的「留學生文學」不同，美華文學可說是完全沒有「身在江湖，心懷魏闕」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纏綿心態了。^⑩

唐人街主角們的家族有可能定居美國數代，子孫綿延，相較之下，當年臺灣留學生小

⑧ 劉秀美：〈略論留外華人小說中主題意識之轉變〉，《文訊》第 172 期（〈鄉愁的方位——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專題），2000 年 2 月，頁 37。

⑨ 齊邦媛：〈留學「生」文學——從非常心到平常心〉，《千年之淚》（台北：爾雅出版社，1980 年），頁 169。

⑩ 劉紹銘：〈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80 年），頁 5。

說故事主角們幾乎沒有長輩在美國。美國出生的香港學者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指出這個事實：

在六、七十年代，很少臺灣居民有親屬在美國，所以不容易循著正常移民途徑到美國。但當時申請到美國留學卻是可行的捷徑，因此在這期間大量青年人到美國留學。其中有大陸籍的子弟，也有臺灣本地人。他們完成學業之後，絕大部分都調整身份，領得在美國長期居留權，為以後來美的親人開闢了門戶，所以到七十年代，臺灣移民激增。^⑪

這段文字所謂的「正常移民途徑」，指的是「依親」——「依親」意謂與在美國的家人團圓。戰後留美不歸的臺灣留學生，改變身份進入美國社會，成為另一種移民，也奠定第一代臺灣移民的基礎，有所謂「新僑」之稱。

透過依親方式移美的「舊僑」雖然比初來乍到的「新僑」有比較穩定的基業，然而，一代一代往前回溯，就會碰觸到一頁一頁華人血淚移民史。同樣在美國、同樣是華人，19 世紀華人透過「雇傭關係」移入美洲——其中包括簽下不合理契約，如同「賣身契」；1977 年邱永漢以這種契約對於受雇一方極為不公平的年代為背景，完成寫實小說〈石〉，文中描寫東南沿海對前途絕望的居民如同販售豬隻般與海外雇主簽約，如此出國者又被稱為「豬仔」。^⑫ 早期華人移民美國處境艱難，甚至遭受「排華政策」不公平對待，那段黯淡歲月具體反映在移入美國的人數日益減少，直到 1948 年

⑪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局，1992 年），頁 530。

⑫ 「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期間，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地致力於未開化地區的開發工作，而中國大陸華南一帶的福建、廣東、廣西等省所擁有的豐富勞動力，剛好滿足了這一方面的需要。興建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採掘加利福尼亞州的金礦」「這一新興的行業有一個別稱：賣豬仔，也就是出賣小豬的意思。即此一端就不難想像，那些受雇前往外國工作的中國勞工接受的是怎樣的待遇。」邱永漢：〈石〉，《皇冠》第 47 卷 6 期，1977 年 8 月，頁 79。

才開始遽增。¹³劉伯驥《美國華僑史》指出：

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在美國的中國人，再減少一萬人，據人口調查表示，僅為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九名。自從排華律施行四十年來，中國人減少四萬四千名，或為一八八〇年人數百分之四十，比諸一八七〇年（六三、一九九）為更低的。¹⁴

一百多年來，移民累積了智慧、經驗與財富，卻未必提供 60、70 年代臺灣留學生理想打工機會，臺灣留學生也未必認同那個環境。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指出：

臺灣華裔美人除了與傳統唐人街住民來源不同外，雙方所學殊異，也沒有職務上的往來需要，因而在主流社會甚為活躍的臺灣華裔美國人與唐人街住民幾乎沒有往來。¹⁵

雲菁小說裡的美國舊僑，多是擁有店面的生意人；他們或許不住唐人街，但多根源於斯。雲菁夾在相對財務狀況穩定、有生活經驗的唐人街店東，與打工為生、有知識與抱負的留學生之間，不時透過小說發出支援留學生的義憤之聲。同時，她也脈絡清晰地分析唐人街創業者，如何孜孜矻矻、錙銖必較，苦心經營小本生意，安身立命於海

¹³ 〈華人移入及移出比較表〉：

年份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移入	34	109	233	1128	3574	2490	1289	1083	1152	1093	2747	2628	4450	5123	3195
移出	49	257	770	2168	2238	547	674	560	397	293	733	921	224	283	2

宋李瑞芳著，謝士楷、王景弘譯：《金山客——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史實》（台北：七十年代出版社，1970 年），頁 88。

¹⁴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台北：黎明出版社，1984 年），頁 571。

¹⁵ 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廿世紀中葉臺灣留美學生為例》（台北：海華文教基金會，2002 年），頁 97。

外。對於經濟狀況不佳、有心定居美國的打工留學生，或多或少發揮撫平情緒以及激發鼓舞的功能。

本文整理雲菁筆下的唐人街故事，以短篇〈天的這邊〉和祖孫三代大河小說《月兒彎彎》為核心。其他引用的小說包括短篇〈遲〉、〈驚喜〉，以及長篇《綠河橋》、《梅花弄》、《楓葉莊》（雲菁在美國發行的英文小說，不在本文討論範疇之內）。全文分為「留學生與唐人街」、「婚姻與老人問題」、「匯款與子女教養問題」，以及「離開唐人街的抉擇」四節，這四項具特色的情節輪廓，在〈天的這邊〉已經大致上成形。

一、留學生與唐人街

依據香港學者麥禮謙的認知，1949 年以後赴美的「新僑」可分為三類：(一)、40 年代末期直接由大陸赴美的移民者，「這些人大部分來自中國廣東以外各省，出身於中國的上層社會，家境比較富裕，教育水平高過一般舊移民。」¹⁶ (二)、具有「留學生」身份者，「他們一般是臺灣的精英，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不少在美國成為名學者及科技專業人才。」(三)、商業移民「另一部份是擁有大量資金的富裕移民，這些移民有較高的比例屬於華人社會的中上層。」¹⁷ 臺灣描寫 40 年代末期「出身於中國上層社會」「家境比較富裕」第一類移民美國的情節小說，頗為罕見。抗日名將白崇禧將軍公子、《現代文學》社長白先勇小說〈謫仙記〉的主角們，堪稱具備「上層社會、家境富裕」階層赴美的一群：她們是以「李彤」為首的四名上海富家女，在國民黨戰敗前，風光留美，初抵彼岸，出身富裕高官家庭的李彤，吸引大學校園眾人目光，「連那些美國的富家女都讓她壓倒了」，「李彤的衣裳多而別緻，偏偏她又會裝飾，一天一套，在學校裡晃來晃去，著實惹目。有些美國人看她一身綾羅綢緞，問她是不是中國皇帝的公主。」李彤還當選校園「五月皇后」，然而，隨著 49 年時局轉變，轉眼家產盡沒，

¹⁶ 同註 11，頁 529。

¹⁷ 同上，頁 530。

「李彤一家人從上海逃難出來，乘太平輪到臺灣，輪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難，家當也全淹沒了。」¹⁸第三類「擁有大量資金的富裕移民」，則在臺灣經濟狀況轉佳之後，逐漸增多。

臺灣 60、70 年代留學生小說的主角人物，是以第二類移民所構成。他們抵達美國時的年紀輕、學歷佳，但經濟條件較差，他們不像其它移民一樣，可以立即投入職場、展開生涯規畫，因為，他們有進入美國大學就讀以及繳交學費的義務；除非每學期都可以領到獎學金，否則，在臺、美兩地經濟相差懸殊的 60、70 年代，留學生們往往必須打工賺錢，以支付美國高昂的學費與生活費。一旦學成，他們申請移民，逐漸苦盡甘來地「成為名學者及科技專業人才」。

雲菁〈天的這邊〉可謂在「留學生」與「唐人街」移民之間集合「經濟」、「婚姻」、「愛」、「性」等因素，引爆火花的典型。小說發生在 1962 年加州一間華人餐館，老闆娘「梁慈」懺悔私語為開場白；第一人稱敘事者梁慈心懷不軌、形象負面，企圖勾引外貌酷似前男友「珉」的臺灣留學生。全文採「自然主義」（naturalism）方式剖析人性，透過「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手法，交叉出現梁慈對於前夫、前男友的回憶。

首先進入讀者眼簾的梁慈，正在教餐館男客人如何使用筷子，任憑男客心懷不軌地上下其手。然而，她回憶年輕時與珉交往，心中只有對方一人：「那時候，除了你，我嫌每個男人髒，我一直以為，這一輩子，除了你，再不會有第二個男人碰我，但是，那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如今，我再也不嫌任何人髒。因為，我自己比任何人都髒。」¹⁹毛遂自薦、登門求職的留學生，有著珉一般地濃眉，立刻獲得梁慈的好感，同時亦提醒濃妝豔抹的梁慈，她亦是讀書人出身，曾胸懷大志，與拘謹保守唐人街舊社區的僑民不同。

小說倒敘 1949 年梁慈隻身從大陸內地逃難到香港，靠著擔任小學老師的微薄薪水

¹⁸ 白先勇：〈謫仙記〉，原刊載於《現代文學》第 25 期，1965 年 7 月，《謫仙記》（台北：水牛出版社，1990 年），頁 242。

¹⁹ 同註 5，頁 13。

度日。她曾經與珉有婚約，卻被她以大學剛畢業、物質生活欠佳為由拖延，珉最後留在大陸。梁慈居港三年，年屆 29，嫁給返港相親、54 歲的美國唐人街餐館陳老闆，共同赴美。丈夫過世之後，梁慈獨自撐起餐廳，現在，她企圖用錢打動年輕她 14 歲的留學生，希望買回逝去的青春。

梁慈在初出茅廬、靠著短暫打工賺取生活費的臺灣留學生面前，可謂事業有成、生養三名子女、住所寬敞。她罵街式地挑剔 60 年代早期舊金山唐人街的晦暗與落後：「那些剪下來的辮子哪裡去了呢？被扔了。扔過了半個地球，被拋在美國的紐約、三藩、洛杉磯和其他各地」。²⁰那裡的街坊鄰居，得不到梁慈的認同，這名 39 歲寡婦正在倒追臺灣留學生；舊僑老闆們挑剔打工的留學生手腳緩慢，梁慈卻將唐人街喻成「埃及木乃伊」：「美國人對於唐人街的老朽，只當做博物館內的埃及木乃伊：雖是老死骸乾，但到底傳染不到別人，便留在那兒當做陳列品之一吧？可是對於新去的知識份子，卻異常尊敬，希望能從他們身上得到一點有利的服務。這，使唐人街的人對新來的同胞，既妒又恨。稱之為『讀書人』。他們認為，『讀書人』除了能夠和『番鬼佬』流利的打交道之外，一無定處。／『個個都是窮鬼。』他們說：『這些讀書人，個個來我們舖頭問工做。慢手慢腳，熨一件衫要一點鐘，洗盆又不肯沾油膩。』／對於美國人和其它西方民族，他們一律稱之為『白人』、『番鬼佬』、『老番』、『西人』。他們對西人是又羨又怕。自承天生不如，終身比不上。」²¹可想而知，梁慈不屑於在唐人街營生，事實正是如此，她在丈夫過世之後，就將餐館搬到唐人街之外的市中心，花大錢整修門面、請來香港大師傅掌廚，生意果然更好。

梁慈指出，唐人街家長必須分擔子女在學校英文環境遭受白種人歧視的苦處，卻又必須面對英語教育造成他們與子女之間的代溝：「回到家裡，又自視為罕有的『讀書人』，而瞧不起父母，故意在不通英語的雙親面前說洋文」。不認同舊僑社會的梁慈，自詡為「讀書人」；她不擔心遭子女看輕，反而擔心子女們受到唐人街的不良影響。老公過世之後她全權負責子女的教育問題：「三個親愛的寶貝都是我一個人的了。

²⁰ 同註 5，頁 28。

²¹ 同註 5，頁 29。

我要教他們自尊自制。他們大了，將和新自國內來的科學家們一樣受西方人士的器重。」諷刺的是，她因為工作忙碌、分身乏術，只好用錢解決一切問題：「請黑人來做孩子的褓姆」，「我把大女兒送進最昂貴的學校。二女兒和小兒子到了年齡，也會和她同學——大把的錢去了，大把的錢又來。」²²她甚至請那名臺灣留學生當孩子們的「家教」——這是年輕人登堂入室的名正言順理由，換言之，她的子女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幫助母親物色「後叔」。

相對於小說家的誇張描寫，麥禮謙冷靜分析指出，戰後來自臺灣、香港的留學生，雖然大幅提高美國華裔社會平均教育水平，可是，舊僑之中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者，依然存在：

美國華人社會的複雜發展史，使華人人口與社會的結構多少有別於美國其他族裔的人口與社會結構。在教育水平方面，華人社會有兩極化的趨向。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臺灣留學生學業完成後大量在美國定居，加上很多華裔也得到高等教育，所以在一九八〇年完成了四年或以上大學教育的人佔二十五歲以上華人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六，在亞裔之中僅次於印度裔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九，比城市地區白種人的百分之十九點三高得多。但在其他方面，教育程度低的華人也佔很高的比例，受過八年或不及八年（即小學程度）的人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三，比城市白人的百分之十四點八高。這些華人很多都是沒有機會入學的外國出生移民或難民。²³

舊僑歷經一個多世紀磨練，逐漸在「餐飲服務業」站穩腳跟，可是，初來乍到的臺灣留學生，志不在此。唐人街「餐廳」、「洗衣店」、「禮品店」、「古玩店」……的老闆們重視專業職能訓練。早年「雇傭關係」磨練出察言觀色與令雇主滿意的服務品質，當合約期滿，不再被白人雇主呼來喚去，他們撐起自己一片店面，以更多顧客為

²² 同註 5，頁 33。

²³ 同註 11，頁 527。

對象，延續專業服務經驗，賺取更多銅鈔。〈天的這邊〉以梁慈老公為例，形容唐人街老闆如何地勤儉工作、吝於雇工、累積財富：

老傢伙的店每天早上十一點開門，到半夜兩點收市。他早晨十點出去，第二天三四點才回。他很辛苦，我知道。唐人街的人的刻苦精神是可佩的。他們不論有多少家產，都不肯多顧工人而自己納福。每家餐館的主人，都能自兼廚子、侍者、收帳員。洗衣店主，更是自熨自洗兼送接衣服。²⁴

相對而言，戰後赴美的臺灣留學生，主要屬於9年國教前的6年國教（1944-1966）年齡層，他們在臺灣的求學階段，無論是成績特優持續獲得獎學金或仰賴父母家人透過補習而持續升學，未曾接受過專業技職訓練的可能性很高。抵達美國之後，面臨兩地差距甚大的經濟，不得不捲起衣袖打工籌措生活費，對於沒有做好準備的學生而言，處處是難題。雲菁長篇《梅花弄》女主角「梅梅」與新婚夫婿「宜均」在抵美國的接風場合裡，聆聽餐館老闆對留學生的批評。其中，張姓舊僑夫妻提到他們剛剛解雇一名臺灣留學生：

「臺灣來的人都是沒有銀的，要擠進飯館來洗碗捧餐，又什麼都不會做，都是最無用的讀書人。」／「讀書人手腳最笨，」體積比太太小一號半的張伯用銀匙把咖啡送到口邊啜吸著：「我剛剛『發兒』了一個幫我捧餐的。」²⁵

梅梅的公公欣喜長子宜均在臺灣完成醫學院教育，未來將在美國開業，似有感謝臺灣政府提供物美價廉教育環境之意。然而，經過眾人撥算，脫口唸成一本萬利的生意經：

「如果宜均在美國讀醫學院，要化多少錢？在臺灣管吃管住管制服，一個錢都

²⁴ 同註5，頁32。

²⁵ 雲菁：《梅花弄》（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年），頁353。

不用化。雖然說過畢業後要服兵役，可是海外回去的僑生好受政府優待，只化了五百美金，由官費轉成自費，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五百元在美國讀醫學院，恐怕半學期都讀不到。」佩叔好懂內情似的：「在美國醫生受人尊敬，還不是為了醫學院太貴，除了富翁的子弟，或是有獎助學金的，誰讀得起？」／「如今阿哥阿嫂五百元就拾到一個醫生兒子，哈哈……」佩嬸大笑起來。全桌的人都跟著大笑，笑聲響徹全餐室。²⁶

小說描述梅梅滿腔怒火卻又無處可發，不僅尖銳地點出留學生與唐人街文化的差異，也為這對恩愛新婚夫妻的婚姻路埋下變數。

「移民」與「留學生」被《文化衝擊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區別為不同階層。該書引用 1988 年 Neto 以及同年 Winchic 與 Carment 的論文，指出「移民」是為了追求「個人、家庭、社會、財經或政治」目標，而主動離開故鄉，

移民族群不滿意他們的工作，而且他們的社經地位較其他非移民者為差。²⁷

相反地，留學生比較沒有「社經地位滿意與否」的問題。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 Bourne 博士〈華人學生——涵化與精神疾病〉一文，分析晚清與民國早期的留美中國學生的身份背景：

獲得美國學位，可以保證在中國社會與政治獲得升遷。早期接受美國教育的中國學生，大多數來自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獲得博士學位的歸國學人，可以預期在指定機構裡開始從事最高階層的管理職位，並且保證獲得豐富收入。這是

²⁶ 同上，頁 353。

²⁷ “As a group, 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employment and come from the lower socioeconomic spectrum than non-migrants.” Colleen Ward, Stephen Bochner, and Adrian Furnham,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Hove,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01), p. 193.

對於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在學術界有成就者的一種認知，相信他們能夠完成所有的任務，縱使他們可能尚無相關工作經驗，但將自然而然地達到令人滿意的表現。這是來自儒家的傳統，讀書人不需要證明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只要能夠在學問上有所成就，就可獲得伴隨職位而來的特權與身份（按，意謂科舉考試）。無論如何，這種認知可獲得證明，歸國學人日後的個人表現，對於中國社會做出重大貢獻。²⁸

由此可見，早年無論是出國留學生個人或者是社會對他們的期待，都是以回國發展為目標。

相反地，早年美國唐人街居民主要由農民構成；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指出：「九成左右由珠江三角洲和四邑的農民出身，他們有濃厚的鄉土及宗族觀念。」²⁹他們因為故鄉生活條件較差，於是絕望地離鄉求發展，在筆路藍縷的美洲新大陸，受雇拓荒種甘蔗、種鳳梨、挖礦、修鐵路，在遭受「排華」的非理性歧視之下，艱苦地打下唐人街基業。鑑於早期移民美國者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Bourne 博士因此用「國語」與「廣東話」區分留學生與移民的不同，當然，這樣的區分方法並不正確，因為容閔（1828-1912）在曾國藩、李鴻章支持下於 1872 年帶領的第一批公費留美生，亦

²⁸ “An American degree was a guarantee of ascent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a. While most American-trained students in the early years already came from the higher socioeconomic strata, the student who returned with a doctorate could expect to begin his career at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level in a given institution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substantial income. The assumption existed that anyone with the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dedication to achieve scholastically wa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any task assigned to him, and that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in a job would naturally evolve even though he might have no experience. In keeping with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student was accorded all the privileges and status of the position he had won by this scholastic accomplishment without having to further prove himself. In most cases, however, the recognition was well justified and the individuals went on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ociety.” Peter G. Bourne, “The Chinese Student—Accultur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y*, Vol. 38, August 1975, pp. 269-270.

²⁹ 同註 11，頁 528。

多是廣東籍。³⁰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指出，自從容閎帶領公費幼童出國留學之後，「留學生返國任公職」概念的雛形，由此孕育：

科名之虛榮心深入人心，人民之受教育均以獲得科名為目的，遊學去國萬里，較之國內求學更為艱難，無特殊獎勵，自難鼓舞。所以曾國藩、李鴻章初次派遣幼童去美，即規定「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常，聽後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³¹

此外，依據 1988 年 Yu-wen Ying 與 Lawrence H. Liese 〈臺灣留美學生情緒舒適：一項抵達美國前後的差異研究〉（Emotional Well-being of Taiwan Students in the U.S.: An Examination of Pre- to Post- arrival Differential）以 171 名為對象的問卷調查指出，留學生們主要來自臺灣社會的「中上階層」。³²

在移民的性格方面，Wen H. Kuo 與 Yung-mei Tsai 〈社會網絡、頑強與移民的心理健康〉（Social Networking, Hardiness and Immigrant's Mental Health）引用 1932 年 Odegaard 說法指出，「移民」通常被描寫為具有分裂（schizoid）的人格，又引用 1958 年 Pfister 說法指出，移民具有「失根」（uprooted）的人格，或是無可救藥理想主義者與冒險家，在故鄉適應困難。³³〈社會網絡、頑強與移民的心理健康〉同時引用 1977 年 Kobasa 與 Maddi 對於「存在理論人格」（existential theory of personality）提出三點

³⁰ 詳見前鋼、胡勁草：〈附錄：120 名留美幼童名錄〉，《大清留美幼童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 年），頁 228。

³¹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據《中華書局》1933 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年），頁 179。

³² Yu-wen Ying & Lawrence H. Liese,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aiwan Students in the U.S.: An Examination of Pre- to Post- arrival Different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5, 1991, p.350.

³³ “immigrants are most commonly portrayed as schizoid personalities (Odegaard 1932), uprooted personalities, or hopeless idealists and adventurers who were misfits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Pfister 1958)” Wen H. Kuo & Yung-mei Tsai, “Social Networking, Hardiness and Immigrant's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6, Vol. 27 (June), p. 137.

分析移民性格，「第一，他們有自信能夠控制或影響自己的未來，因而勇於做出更多嘗試；發展出更多適應技巧；能夠達到 1979 年 Kobasa 指出的：『解釋、評價、合併各種壓力事件，將其結合成日後生活計畫』。第二，具備對於日常生活投入或許下承諾的深情，減輕他們置身異國的感覺。」「最後，期待即將而來的變化是具有刺激性的挑戰，使得個性頑強者能夠去探究他們所處的環境，並且提供他們尋找資源以克服壓力的資訊。」³⁴總之，移民能夠克服萬難而在他鄉立地生根，必定有其特殊之處，對於以「留學」身份抵達美國的臺灣學生而言，若是同樣有移民美國的計畫，勢必要調整心態以面對未來。

二、婚姻與老人問題

夫妻合卺，共組家庭，所有人倫關係，由此生成。昔日男性赴美從事勞動工作，萬一因為工作環境男多女少，影響婚姻大事，在「養兒防老」觀念底下，老人問題，難免產生，所以，男性以出國前先完成婚姻大事為理想。美籍華裔學者宋李瑞芳《金山客——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史實》描述男性在美國努力多年，有了積蓄之後，可以返鄉退休養老：

通常年輕男子出國前，家長總是為他娶個妻子，這樣他才能負起丈夫和父親的雙重責任。他除了闊別多年，偶而回國探親外，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和樂趣，到了老年時才退休回國久居。³⁵

³⁴ “First, the belief that they can control or influence their life events permits them to exercise greater control over courses of action; to develop greater coping skills; and to achieve “the ability to interpret, appraise and incorporate various sorts of stressful events into an ongoing life plan” . (Kobasa, 1979, p. 3) Second, the ability to feel deeply involved or committed to their life activities minimizes their feeling of alienation.” ” Last, the anticipation of change as an exciting challenge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enables sturdy persons to explore their environments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where to turn for support resources when they must cope with stress.” *ibid.*

然而，對於那些未婚出國，或是故鄉妻子有三長兩短的年長男性而言，迎娶年輕貧家女為妻——例如〈天的這邊〉的唐人街陳老闆與梁慈，可謂一石二鳥良策：一方面可以照顧男子晚年，二方面也有生育下一代的可能。為達此目的，往往必須透過高額聘金，此外，這樣組合的女方通常來自廣東以及附近地區並以香港為「轉運地」，因此，男方每每透過「返港相親」達成目的。不過，戰後美國經濟蓬勃發展，塑造更有利於男子返鄉娶親的環境，換言之，男子未必年逾花甲，就已經具備「返港相親」的經濟條件。

「老夫少妻」可謂一種由物質安全感醞釀出的婚姻模式：女方家庭的經濟問題獲得解決，男方下半生有人照顧。相較於戰後香港湧進大量難民中的光棍——如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情景，從金元王國——美國回港的單身未婚男子，往往佔有經濟優勢。然而，經濟並非婚姻的唯一條件，主、客觀因素使然，許多金山客可能終身無法頭面光潔地迎娶新娘，又或者無愛情的婚姻以悲劇收場。根據 1960 年美國聯邦政府人口調查，單身男性華人在美的比例極高：

65 歲以上的華人共有 12415 名，其中約三分之二在舊金山居住。這些老人以男性佔七八成。很多在年輕時單身來到美國謀生，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沒有機會在美國成立家庭，所以老來就孤單獨居。他們很多都在陋室或下等旅館居住，靠著少許積蓄或養老金苟延殘喘。³⁵

以關宇 1978 年「聯合報小說獎」佳作〈過腰龍〉為例，小說描述舊金山一名撿拾垃圾筒殘餘肉屑充飢老遊民突發急症，追溯出一則悲劇收場的移民婚姻。醫院請來唐人街徐牧師與不聞英語的老人溝通，老人貼身黃色縐紗腰帶——「過腰龍」被牧師當眾打開，清點裡面共計一萬二千美金。老人卒後，牧師從「過腰龍」隱現「朱」字印記，造訪唐人街朱氏公所，得知老人名叫「朱阿福」，進而找到老人開洗衣店堂兄弟「朱

³⁵ 同註 13，頁 154。

³⁶ 同註 11，頁 471-472。

進財」。進財口述阿福生平，包括走法律漏洞「跳船」，以及爲了「入美國籍」而與美國土生的華裔女子結婚。這段以「依親」而獲得居留權的婚姻，演變成宛如武大郎遇潘金蓮的情節，女方強勢，阿福綠巾罩頂，在金錢方面，索求無度，阿福最後精神崩潰，入院治療，出院之後，成爲遊民，領取政府救濟金度日。

老遊民扣除醫藥費之後的近萬元遺產，徐牧師分別與老人妻子「露茜」與親生女兒「美月」取得聯繫。露茜在男伴陪同下出現，對老人頗有批評，並且聲明要取回「過腰龍」內現金，美月僅電話聯繫牧師，要求遺產全數用作安葬費用，警告切勿交給母親揮霍。最後，牧師拿朱阿福遺產購墳地、買棺木，定期置花，一毛錢不留，然後，將開銷清單給憤怒的露茜。這篇作品獲得評審殷張蘭熙的青睞，她以自己在海外生活親身經歷，指出小說的真實性，「海外並不如國內所想像的優渥，是很辛苦的」。³⁷

關宇 1980 年〈富蘭樓的人口〉以唐人街破舊老人公寓爲背景。透過男主角「我」擔任人口普查的志工，描述這棟隱藏在車水馬龍唐人街角落的建築物，「通過一道約五尺寬的木板樓梯，拾級而上，腳下會聽到吱吱作響，大約是樓梯板鬆了。」「一踏上三樓，便嗅到一股混凝著鹹魚腥穢，煎炒油氣和蓋不實垃圾桶逆出來的腐垢臭味，顯然的，空氣流通不暢，傍著公用廚房的是一個大天井，上有一面鐵絲玻璃，所以光線倒還不太晦暗。」裡面的住戶以年老寡婦爲多，有被兒子媳婦以「領取養老救濟金」爲由強搬來此地者；有因大陸「改革開放」經由香港趕赴美國與 30 幾年不見的丈夫重逢，奈何丈夫剛剛斷氣者；還有一名從海盜手裡逃生、眼下鼻旁留著蚯蚓般刀疤的越南難民女子；……。³⁸

〈天的這邊〉女主角梁慈與她前夫的婚姻，亦是一則老夫少妻例子。雲菁描寫在香港嫁給唐人街老公的梁慈，內心坦承「經濟」是她嫁人的重要因素：「婚禮並不熱鬧。我沒有什麼朋友。老傢伙請來的人，都是跟我的包租婆同一宗派的。女的穿上綠襖紅衫，再加頭上一朵大紅絨花。男的小指上的金戒和口裡的金牙相輝映。小學時，

³⁷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講總評會議紀實〉，《聯合報六七年度小說獎作品集》（台北：聯合報，1978 年），頁 27-28。

³⁸ 關宇：〈富蘭樓的人口〉，《幼獅文藝》第 52 卷 2 期，1980 年 8 月，頁 29-43。

我有次逃學跟娘姨去看草臺戲，遇到的觀眾，與此不相上下。」「新娘裝扮得很雅，一身粉，一身銀，再換上一身杏黃。她知道她的新郎和來賓只懂得大紅大綠。她不是為悅己者容。她為了自己。／三年的窮困，如今都結束了。再不必在深夜睜著眼算計越來越少的錢，再不必拿著母親戴過的首飾去典賣。也再不，再不必天天盼不來的信。」對於自己選擇的老婿，梁慈沒有太多怨言，她當然也不會逃走，可是，她為自己、也為其它唸過書的唐人街新娘，宣洩一肚子苦水：「找來了，不論她本來是何品何質，非把她也嵌進他們的圈子，依照他們的軌道建他們的老路不可。／我梁慈，幸運的嫁得金龜老婿，放了洋，登了天。不幸，我正是老婿的圈內人目為不可容的『讀書人』。而且，十六年的教育，雖不能使我獲得黃金屋，卻給我的腦袋裡灌上了不少思想。我不甘被欺，也不甘自屈人下。我自尊，自制，也要求別人尊重我。無論身居何地，我都相信全人類一律平等的道理。」雖然這段婚姻沒有愛情，可是確有溫情與恩情。梁慈在老婿胃癌過世之後，回憶對方生前待她的種種好處：「結婚五年，他沒委屈過我。銀行存摺，房產地契，在結婚那天就交给了我。我給他的是什麼？我的身子，三個孩子，和一個乾淨的家，如此而已。我覺得對不起他，他太苦，做人個個太苦。向螞蟻堆積餘糧似地，一生勞苦。到頭來眼一閉，一點一分堆積起來的資產，半文帶不去。」³⁹

梁慈本為內地富家女，大學畢業那年，23 歲的她拒絕 25 歲男友求婚，「我要存錢，我要買一層房子，裡面有發亮的玻璃吊燈。」3 年過後，國共內戰進逼上海，她與男友在只買到一張船票的情況下，由她獨自攜帶兩人共同積蓄，先行南下香港。珉被新政府發派甘肅，梁慈父母赴青島處理財產一去不返。梁慈用盡現金，開始典當首飾，幸而憑著大學文憑，在香港謀得小學教職，「四年級的小學生，對於廣東話不靈光的我，極力作弄。從早到晚，我累我苦。」物質生活大不如前，再加上寂寞無邊，梁慈在 29 歲時，透過相親嫁給年紀大她一輪的唐人街陳老闆。梁慈的房東太太充作媒人，提醒梁慈「年長男性」在婚姻上具有的優點：

³⁹ 同註 5，頁 25 & 30 & 32。

「梁小姐，你說你有男朋友？他在大陸？你天天在等他的信？你啊，太痴了！年輕的男人，女朋友不在身邊，還有不出花樣的？況且大陸上正流行什麼一杯水，配給太太。也許他早就配到合了意的，把妳忘啦！妳倒是一個人可憐憐的。我呀，就是愛做好事。告訴你，我們有個老朋友，姓陳的，三十多年以前去美國營生，現在發了財回來啦！有店，有房子，就是缺一個太太——」「你要介紹我？」我一笑。／「梁小姐，你幾歲啦？」／「二十九。」／「可不是不小了。陳先生在外國生意忙，沒時間辦大事，年紀也大了一點。」／「一點，是多少？」／「五——四十多。」／「好吧！瞧瞧再說。」／「梁小姐真是痛快人。」／痛快？三年前，我比誰都含蓄。如今，苦夠了窮夠了。沒有錢，沒有家，沒有一個體貼我的人。對於音訊斷決的過去，我不再有信心。只有把希望放在眼前抓得到的機會吧！還不痛快幹什麼？⁴⁰

再一個月梁慈成了「陳太太」，新婚丈夫護照上的年紀是「五十三」。婚後十年，梁慈成了美艷的寡婦。小說描述她勾引留學生得手之後，象徵良知的前男友現在她夢裡出現，一連串逼問話語，字字尖銳：「妳在賣弄妳用自己的人換來的錢財：把金錢墊在腳下，使那受人施捨的大孩子不敢拒絕妳的引誘。妳在報復妳的丈夫：當初妳在無聊生的情況下嫁了他，妳要另一個男的也在無路可走時失身於比他大上一大把的妳。」梁慈也不甘示弱的回敬他：「珉，果真我有那麼壞，那你呢？十三年來，你還是你嗎？」⁴¹

雲菁 65 年〈驚喜〉描述隨家人移民美國的女主角「小惠」，爲了替父母償還借貸，出國僅一年就嫁給年紀足以當她父親的唐人街古玩店老闆。雖然小惠早婚，她心裡仍有幻想，她將幻想自己順利升學就業，成績優異，留在大學任教。她把幻想寄給自幼託孤於她父母、爾後在臺灣念軍校的健民大哥。闊別 9 年後，健民抱著投靠「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念頭赴美去見小惠。健民按著地址找到她的住所，心裡已有不祥

⁴⁰ 同註 5，頁 21 & 23 & 24-25。

⁴¹ 同註 5，頁 20。

預感，「邁進門去，眼睛不習慣光線的驟暗，什麼都看不見。停了一兩分鐘，他才找到了通上樓去的樓梯。／踏上梯去，梯子吱吱的響著。小惠說住在六樓，她每天都得爬這樓梯麼？」「小惠一個大學教授，為何住這樣的地方？」健民與小惠重逢並無喜悅，小惠向他陳述隨著父母移民美國之後，卻因人地生疏，很快地窮困潦倒：「爸爸媽媽來了美國，用光了積蓄，卻找不到工作。爸爸最後落得去中國餐館，給那台山老廚子當打雜。爸爸，在國內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在餐館洗菜，到垃圾，擦地板！媽媽去一家衣廠車衣服。車了三天，車針穿進了手指，疼得昏倒在衣廠裡。然後，爸爸為了行動比不上年輕人俐落，給餐館辭了工。」「紐約這個地方，沒有一個人肯平白無故的幫助人。」「樓下這古玩店的主人，一個近五十歲的老華僑，突然給了我們一筆不小的錢。我們急需用，也沒有問清有無附帶條件，就收了他的。等用完了，他才提出，那筆錢就是娶我的聘金！我們無法還他錢，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我嫁給他。」聽完小惠講的真實故事，健民被小惠推出門外：「你快走吧！走吧！去找中國同學會去，留學生們會給你辦法的！你比我好，你沒有父母，沒有愛的負擔。當年，若不是為了我的爸媽，我也不必嫁的。」。⁴²

雲菁長篇《楓葉莊》描寫孤女「呂曼馨」赴美與生父「呂正峰」相見，生活穩定之後，卻被生父建議嫁給他的事業合夥人「謝新之」。原來，曼馨的母親 1945 年由中國大陸赴美唸書，與華僑生父相戀結婚，生下曼馨後，發覺擁有農莊和餐廳的丈夫與在餐廳任職的寡婦「徐明鳳」關係曖昧，怒而返國。正逢 49 年國府遷臺，於是她帶著曼馨定居臺灣，在國小任教，並在醫院兼職護士，辛苦持家，堅持不透露曼馨真正身世。曼馨 20 歲母親過世，遺囑留有呂正峰美國地址，要求曼馨與生父相認，終於，曼馨被父親接進美國南方農莊大宅。曼馨的生活圈狹小，周圍男子不多，她與傭人之子「思桐」產生一段若無似有的情愫。正峰反對女兒與身份不合的思桐交往，向曼馨分析與合夥人謝新之身家財富，並且坦承自己外強中乾的財務狀況。為了替經濟陷入困境的父親解決問題，曼馨同意謝新之婚事。可是，她父親在心臟病發臨死之前，毅然

⁴² 雲菁：〈驚喜〉，《皇冠》第 23 卷 1 期，1965 年 3 月，頁 20-22。

決然地幫助女兒解除那段不願接受的婚約：

「孩子，告訴爸爸一句老實話。」／「是的。」／「你可不可能愛新之？」／
「我——」／「不要顧慮爸爸，說妳心裡的真心話。」／「我——」我搖搖頭。
／「永遠不會？」／「我相信——我永遠——不會愛他。」／「好吧！」爸爸
把一枝楓折斷了。／「爸爸，」我忙說：「我會嫁給他的，我一定會嫁給他
的——我們一同去路城住，偶爾回到楓葉莊別墅來——」／「不要提這些！」
爸爸大聲說：「如果妳不愛他，就不要嫁他！」⁴³

至於思桐，則在越南戰場陣亡。美國出生的學者宋李瑞芳《金山客——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史實》描述唐人街 60 餘歲的單身漢，娶回香港 18 歲稚妻的實例：

鄰居一位洗衣店老闆的婚姻是個極端的例子。他已經六十二歲。抗戰時期他和第一位太太及子女完全失去聯絡，勝利後前往香港，娶了一位十八歲的美女。她同意下嫁，是為了家庭貧窮。他為這位小姐的家人在香港買下一所房子，讓他們收取租金度日，這是他娶妻的代價。能夠前來美國，也是這位小姐決定和他結婚的因素之一。／他在香港時舉止闊綽。到了美國，新娘發現他只是洗衣店老闆。她渴望學習英語，想進學校讀書。丈夫認為她沒有學英語的必要。『我買你回來是要你做工，』一天他嚷著說，『你不能去上學。』／這位老人和他年輕新娘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遠了。她很漂亮，她的漂亮吸引了為她抱屈的其他男人。老人既頑固，又不通情理。婚姻的破滅自然無法避免。有一天妻子忽然失蹤。接著丈夫把洗衣店和紐約的房子賣掉，回到香港退休。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說他在香港又娶了個年輕女郎。／以後我再去那家洗衣店送洗衣服，碰到了新的老闆。他外表還年輕，但頭髮已經花白。我猜他已經五十多歲。／

⁴³ 雲菁：《楓葉莊》，（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 年），頁 410-411。

『請進，請進，』他向我招呼。『你就住在附近？我希望你見見我太太，她剛從中國來，不會說英語。如果不太麻煩，也許你能給她幫點小忙。』／他領我走進洗衣店後的住宅，向他太太介紹。我當時驚奇得無法置信。她也是個年輕美麗的小姑娘！」⁴⁴

雲菁 68 年長篇《綠河橋》有一段描述金山客返港「騙婚」。返港主角名叫「金阿基」，卅八歲單身的他，以招募員工為幌、行相親之實。他一擲千金地在昂貴的「半島酒店」下榻，吸引逃避赤禍、流落香港的女主角洪菱前來應徵。阿基以「五年期、每月一百美金、總計六千美金」合約，簽下洪菱，又送給她一隻鑽錶。洪菱雖然急需用錢，卻也察覺有異，她向金老闆承認已有「未婚夫」，同時坦承未婚夫「失業」。心懷不軌的金老闆轉憂為喜：

「沒有做事？」金阿基本來失望的臉上漾起一絲笑容：「那，他答應妳一個人去美國做事？」／「他，」洪菱想起這一個禮拜來跟曲漢持之間的爭吵，低頭去黯然的：「他不贊成。可是我們兩個人不能在這裡等著餓死！我要跟你去美國做事，一面寄錢回來養活他，五年以後他也該混出點什麼來了，然後我回來，我們還是可以結婚。」／說著，她發現自己的聲音裡毫無信心，似乎她也明知這樣的安排不可能，只管說說騙人騙己。／「對！對！」金阿基大笑起來：「五年很快就過了！妳如果不喜歡美國，又能在五年之中不被美國的闊佬娶走，五年以後回來嫁給這個要靠妳出國做事養活他的男人，自然是再好不過！」⁴⁵

即將赴美工作的洪菱，向未婚夫「曲漢持」告知計畫，曲漢持嚴重警告此行的後果，責備她「怕吃苦」。洪菱卻對未婚夫在流落香港這段期間的表現大失所望，「『菱，你要給我一個機會！』漢持痛苦的：『我以前沒有用，我已經後悔得不得了。妳為什

⁴⁴ 同註 13，頁 158。

⁴⁵ 雲菁：《綠河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 年），頁 163-164。

麼不肯停止譏諷我，跟我一起從頭做起？」／『我的首飾已經賣光了，跟你再從頭做起，我拿什麼去賣？再說，跟金阿基的合同已經簽下，你有六千美金給我去陪償？』」

「漢持忿忿的說：『真正的問題是，妳怕吃苦，不肯——』／『我怕吃苦？』洪菱把手指直點上他的額頭，尖厲的：『你的良心何在？賣首飾，你怕人笑不肯去，是我去賣。房錢付不出了，是我去跟房東求情，你又躲起來。沒錢買吃的了，要我去跟伙食店說好話，你等在家裡。我怕吃苦？我是怕！我吃夠了苦了！我怕苦，我怕你，我怕你這個沒用的大少爺拉住我吃苦！』」⁴⁶洪菱腕上的鑽錶，引爆兩人激烈衝突，曲漢持一個大巴掌將洪菱打到阿基下榻的半島酒店，在堅持不與阿基共處一室的情況下，阿基爲了洪菱多租一間房，直到兩人抵達紐約，洪菱被阿基暴力脅迫成爲禁戀。

金阿基的「騙婚」其實可以從不同角度解讀。《月兒彎彎》透露廿世紀初期美國法律規定，沒有拿到美國國籍的金山客，不能將妻小接來團聚，可是，法律並不禁止女性勞工赴美，在此情況下，單人男子若想結婚，可透過「聘僱女店員」的法律漏洞，達成結婚之實。《月兒彎彎》描述唐人街開餐館林友文的娶親方式，就是如此：鑑於兩地遙遠，相親不易，需要縝密的透過書信往返、媒妁之言、海外匯款，再加上洋人船隻接送等多方密切配合，方能達成：

在金山的單身漢，和船上往中國沿海去運人出來的洋人說定了，要人家給帶怎麼樣的一個姑娘出來。而且要人家負責，船行長途，途中這個好姑娘可不能給人碰壞了。這個姑娘，是金山的單身漢托遠在家鄉的親友給挑選的。挑定了，雙方議定了，金山的準新郎把一筆錢寄回去，女家收了錢，便打點定了準新娘的一切，等那輪船來接。⁴⁷

《月兒彎彎》描述仲介替林友文從故鄉物色一名年方 15、比他年輕 20 多歲的貧家女孩「翠子」。翠子飄洋過海抵達彼岸，在到處都是外國人的碼頭，難得遇到講家鄉話

⁴⁶ 同上，頁 176。

⁴⁷ 雲菁，《月兒彎彎》，（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 年），頁 206-207。

的華人，不料對方將她誤認為是「風月場所」新到的女店員，企圖調戲。人高馬大的王大立在緊要關頭出現，如轟雷般的聲音響起，「她是我的人，你們要幹什麼？」翠子芳心雀喜，誤以為自己許配的對象，就是這名魁梧漢子，直到她與林友文拜堂，心中還念念不忘大立英雄救美的威武氣概。數年後友文病逝，她終於等到和大立廝守的一天。

三、匯款與子女教養問題

臺灣戰後的大學畢業生赴美念研究所，相對而言，早年唐人街社會希望子女們在中國好好接受教育，並且心甘情願將賺來的血汗錢匯回故鄉。宋李瑞芳《金山客》舉知名僑鄉——廣東台山為例，金山客父母妻兒因為海外匯款，能夠生活得更舒服，子女得以在安定的環境裡接受教育，因此，「赴美工作」成為當地民眾改善家計的主要選項之一：

丈夫、兒子、父親在國外的家屬，不久獲得了尊榮和社會地位。出國終於蔚成風氣，家家戶戶努力工作，點點滴滴地積蓄，準備湊集川資，讓男人前往美國。婦女出嫁華僑家庭，也認為是莫大的幸福。／去美國的華僑叫做「金山客」，他們的妻子不用下田，子女送去學校，因為寄回的金錢足使家人輕鬆舒適地生活。⁴⁸

雲菁《綠河橋》的金阿基自幼與母親在故鄉守著薄田，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父親定期從美國寄來的支票，阿基父親在舊金山開洗衣店，收入足夠提供阿基與母親在故鄉生活。阿基廿歲被從未謀面的父親接到美國，雖然與父親一同工作是長久存在彼此之間的默契，然而，初抵美國的阿基對眼前一切，大失所望，體會出「在金山謀生之難

⁴⁸ 同註 13，頁 17。

勝於在鐵山之中謀金」：

「母親眼中的雄偉大丈夫，原來只是一個瘦小謙卑的比他的實際年齡老了許多的小男人。阿基對父親有些失望，也對想像中的天堂的金山有些失望。」「阿基發現，二十年來在家鄉每月收到的，那張以為父親是在金山的地上俯拾而來的支票，原來來自一間窄小燠熱，連轉身之地都沒有的洗衣店。／兒子期待著來做金山阿少，父親卻期待著兒子來了可以在他唱獨腳戲的洗衣店裡多一個幫手。金阿基沒有看見美國夜總會是什麼樣子，卻發現自己已經是父親洗衣店的學徒。」⁴⁹

阿基瞭解他的父親爲了匯款回鄉，無法擴充洗衣舖，也不能籌開利潤較高的餐館。爲了改善生活，父子同心協力，認真工作。他們辛苦賣命，努力存錢，攢足十年所得，赴紐約開一間餐館「青龍樓」，餐館業務逐漸上軌道之後，他返港相親。

相對於金阿基的父親，《月兒彎彎》的王大立收入頗豐。王大立長期匯款回鄉，供長子「光新」赴日本留學，合夥人林友文的收益，則一直留在美國運作，結果，兩人合作餐館的名稱從最初各取一字的「友立餐館」，擴張成爲「翠錦樓」——得自友文新娘「翠子」與嬰兒「錦仁」，證明林家擁有主要資本，已是不爭事實。他們的餐館事業肇基於林友文的靈活頭腦，與王大立的誠實可靠：兩人在赴美的船上結識。友文在廣東沒有妻小，他將卅元簽約金全數帶在身上，抵美後，邀約人高馬大的王大立擔任「廚師」，避開挖礦、修鐵路等高危險工作。與雇主合約期滿之後，兩人從路邊攤擺起，最後在唐人街蓋起了四層樓高的翠錦樓。友文積勞成疾，婚前已經罹患肝病，錦仁襁褓之時，不幸撒手人寰。大立受遺託照顧孤寡，卻與翠子日久生情，進而同居。等到大立來日無多，翠子出面將大立髮妻「巧梅」接到美國與闊別 46 年的丈夫見最後一面，巧梅知道事情原委，非常失望：

⁴⁹ 同註 45，頁 158-159。

「——原來是她的主意接我出來——我現在是在她的領土上生活——我的丈夫就要快死掉了——」巧梅知道自己若還是十幾二十歲。絕對不肯輕易甘休。可是，真叫兩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為一個老頭子拼命嗎？「——就算和她拼命又有什麼用？兩個兒子和他們的一家子現在也在吃翠錦樓的飯！」巧梅想著，不情願的對翠子點了頭。⁵⁰

光新也無法和父親共同工作，因為他很快就瞭解：「不但金山和我沒有關係，連這翠錦樓裡都沒有我的地方！」同樣地，大立滿心以為兒子念了多年的書，可以和唐人街下一代擔任「大醫師」、「大律師」者相比，結果，大立終於恍然大悟，在光新來到金山以後一個多月的那天，「他的父親在廚房裡忙得滿頭大汗的上到四樓來拿什麼，一推開房門，看見了五十來歲的兒子一隻手拿一隻雞腿，另一隻手拿一罐啤酒，正坐在窗口的椅子上哼著戲，一面往窗外吐骨頭呢！『唉！我一輩子寄回家鄉的血汗錢，等於都扔到水裡去了！』父親說完拿了東西又下樓去了。」⁵¹陷入困境的王家第三代長子「世舉」在父親主導、祖父贊助的情況下，當時正在臺灣就讀醫學院。等到王世舉學成赴美，開始執業行醫，農民出身的唐人街第一代祖父王大立，一心期望透過讀書改變家風的心願，才在孫子輩露出曙光。

《月兒彎彎》開宗明義由光新命派世舉借錢不果下筆，媳婦「淑芬」打小孩被婆婆阻止，婆媳的對話，顯示依賴美國匯款的光新夫妻，因為長期失業而演變出的潑皮無賴：

「妳這還是人嗎？妳這還是母親嗎？大風大雨大冷天，把小孩子趕出去借錢，自己兩個人睡覺，借不到錢還要打孩子？老二和他女人的艱苦妳又不是不知道？」／王太太臉上不屑的表情更濃了。她撇著嘴說：「知道知道，知道你們王家專生好兒子，才嫁到妳家來，妳家不是有老頭子從美國寄錢回來？妳家不

⁵⁰ 同註 47，頁 305。

⁵¹ 同上，頁 320-321。

是殷富之家嗎？怎麼半年一年的也見不到美國有信來？是妳生的好兒子一天到晚窩在家裡不出去做事啊！不叫孩子們出去借錢，難道叫我跟那戶人家一樣的開門迎客？」她說著把頭向葉小姐的房門那邊一歪。⁵²

《月兒彎彎》王大立沒有要求光新克紹箕裘，接替餐館生意的計畫——在他與翠子同居之前已經如此。他希望光新能在中國好好唸書、求發展，無須仰白種人鼻息。在大立眼裡，唐人街家庭是一幕幕父母子女共同捲起衣袖討生活景象，他不願妻兒過這種生活：

「他看見了那些女人和鄉下的女人一樣，蓬頭垢面的穿一身短掛長褲，在廚房裡洗摘切煮，在餐室或店面裡打掃整頓。那開洗衣館的更是忙得十指紅腫，不是在洗東西就是在熨東西，額上總是淌著汗，而且他看到，住在唐人街營生的女人，得幫著丈夫和主顧打交道。」「沒有上學校的小孩子在店鋪裡、衣館裡或是餐室後頭玩，或是在人來車往的街頭打轉。上了學校的孩子回家來開始和父母說起半中半英的話，而且學會了一聳肩一攤手的表情。他們也需要幫著父母謀生——打掃店面，接送衣服，有的還不及檯面高卻已開始捧餐。於是那一天，王大立在街頭看見了一個孩子赤著下身站著，大概父母忙得沒有工夫來照應他？他站在街頭，正好一對洋人走過來，走過了他的身邊往他的小手裡扔了一枚銅板。／王大立多麼想跑過去，把銅板從孩子的手裡拿過來交還給洋人去。可是那孩子已經挺高興的跑回一家店鋪去了。」⁵³

光新在故鄉求學過程中，逐漸養成奢侈浪費惡習，是一則令人遺憾的個案。原來，光新負笈城裡唸中學，遭同學以「豬仔」戲弄，人高馬大的他爲了擺脫羞辱，開始揮霍父親的血汗錢，買來面子。「孩子們開始笑話他。笑他的土音，笑他的衣著，笑他從

⁵² 同上，頁 29。

⁵³ 同上，頁 204-205。

村上的老秀才那裡學來的幾句古書，笑他的不懂算術，笑他剃得光光的腦門——也笑他有一個『賣豬仔』去了美國的父親。／在城裡的學堂裡，王光新的父親是孩子們的父親之中唯一的『豬仔』！人家的父親是個布莊、雜貨店、油行、飯館子——的老闆，人家的父親做著官，人家的父親在什麼學堂裡教書。」「從在村上的孩子群中做大好佬，變成了在城裡學堂同學之中做被大家恥笑欺侮的一個鄉下人，在十一歲的王光新的心上，烙上了深深的一痕。／『我不要他們笑我！我不要做城裡人，我不是小豬仔！』」⁵⁴最後，在光新以「不要上學了」要脅，母親隨他的要求——「小西裝，黑皮鞋，還要那種絲的圍巾，和那種絨線織成的上面有花樣的手套。」從此，美國匯回家裡的錢，大多數成為光新的學雜費與零用錢，也被他用以收買友誼與得到尊嚴。他越來越不喜歡回家，「母親和弟弟的衣著，他們的言談舉止，他們的小氣節省，他們的房子，他們的食物——他都引以為恥而想從裡面跳出來去變成一個完完全全與他們無關的人。回家的目的只有一個——拿錢。拿到了錢他會快快的回到城裡，去買更多漂亮的衣著裝扮自己，去請更多的同學的客。」⁵⁵隨著光新年紀漸長，開銷益增，他也瞭解豪奢地宴請同學們吃一頓，昂貴的飯錢足夠母親、弟弟省吃儉用過半年。可是，他內心的自責，被自我安慰所取代：「我當初不也對母親表示願意回到鄉下不再上學嗎？是她不肯，是她堅持要我做城裡人。既然要我做城裡人，她就得付出她的代價，總不能讓我在城裡過一輩子被人恥笑的生活！」⁵⁶

光新途經上海赴北平唸大學，又轉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他以充裕的生活費、富家子派頭與優異的體育成績，吸引不知詳情的「淑芬」費盡心思，從北平遠赴東京，在帝大法律系找到有「中國同學會會長」頭銜的王光新，「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都住得很苦，王光新卻是例外。他一個人租了一整幢房子，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兩人在日本完婚。⁵⁷小夫妻無心向學，再加上長子世舉誕生，他們就打道回府。一直等到

⁵⁴ 同上，頁 111。

⁵⁵ 同上，頁 114。

⁵⁶ 同上，頁 115。

⁵⁷ 同上，頁 50 & 57。

抵達光新鄉下草屋，見到雞群、豬棚，以及草屋裡的母親與莊稼漢的弟弟，淑芬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的父親寄回來的全部的錢都花在你一個人的身上，所以你的母親和弟弟過這樣的日子，對不對？」⁵⁸在淑芬堅持之下，他們搬進城裡賃屋而居。他們夫妻兩遲睡晏起的都市人生活習慣，一直無法被老母親接受。

大立合夥人托孤的錦仁在唐人街也出現教養問題。大立將錦仁視為己出，錦仁也認大立為父，可是，錦仁年紀漸增，意識到母親翠子與大立的不合法同居關係，終於有一天，他淚流滿面地向大立咆哮：

你走開，我不要你來管我！你不是我的父親！你是個壞人！你碰了我的母親，你碰了我的翠錦樓，你害得我被別人笑，你害得母親被別人罵，我恨你，恨你！恨你！⁵⁹

大立扳起臉孔企圖教訓錦仁，遭到翠子攔阻：「你忍心？打沒有父親的孩子？」，此話一出，大立痛在心裡：

真想連她也打一頓。他想說：「光新和光金才被我拋在鄉下成了沒有父親的孩子。我在那一點不把錦仁當成自己的孩子呢？」

看著自己尚未下手，卻已經哭成一團的這對母子，大立緩緩走開：「我在錦仁身上花的心血都算白費罷！」⁶⁰有翠子一旁保護，錦仁向大立咆哮逐漸成為常態。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大立提出要匯款回鄉，又造成翠子錦仁母子聯合陣線的阻礙，其中免不了長久以來的親子教養問題。此時錦仁長大成人，如同主人一般地向大立發號施令：「你的兒子在中國過好日子，又去日本，又去北平，又做大學生。我在這裡

⁵⁸ 同上，頁 64-65。

⁵⁹ 同上，頁 243。

⁶⁰ 同上，頁 244。

一輩子住在唐人街上，在白人眼中終究只是一個廚房裡的人！你還想把我手裡的錢拿走？你要把什麼都拿去給你的兒子？」「我以前小的時候，你從我身上刮去了多少錢寄給你的兒子？現在，你要白給我做工還錢！」翠子也為大立始終不肯與髮妻離婚，不給她一個名分的立場，替錦仁抱不平：「你是你兒子的父親，你是錦仁的什麼？你兒子在中國因為有了你這個在美國發財的父親而被人羨慕，可憐的錦仁卻因為有了你這個不肯作他合法父親的人而被人恥笑。」⁶¹

總之，王大立雖然也曾興起將妻子巧梅接來美國團圓的念頭，可是，擔心女人和孩子擠來美國吃苦，不如將他們留在故鄉過舒服日子。一念之差，加上友文遺留的寡婦孤兒，……。餐館事業繁忙雖然表面風光、收入頗豐，足以撐起太平洋兩端的兩個家庭，可是，子弟的教育方面仍然出了問題。

四、離開唐人街的抉擇

男性契工、農民、小販、廚師經營起來的唐人街，對於女性——尤其是女性讀書人而言，有其難以適應之處。雲菁以唐人街為背景的小說，多以離開唐人街進入美國社會做結局。宋李瑞芳《金山客》描寫嫁到唐人街的香港新娘，逃離唐人街的一段，「這位老人和她年輕新娘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遠了。她很漂亮，她的漂亮吸引了為她抱屈的其他男人。老人既頑固，又不通情理。婚姻的破滅自然無法避免。有一天妻子忽然失蹤。」由此可見，嫁入唐人街的媳婦——尤其是從香港找來的年輕媳婦，有太多需要適應與學習的地方。問題是，丈夫是否願意讓她花時間學習？與老婿溝通不良的結果，「逃走」成了一種選項。另一方面，則也有唐人街子弟透過專業知識的學習，選擇離開民族色彩濃厚的唐人街，進入一般美國社會工作，例如《月兒彎彎》的唐人街第三代子弟的王世舉醫生。

雲菁短篇〈遲〉描寫在唐人街古玩店打工的臺灣女留學生可純，放棄與貧窮男性

⁶¹ 同上，頁 247。

留學生交往的念頭，選擇與時常光顧生意的混血青年為對象。可純在幫助青年更接近他那燒香禮佛的華人老祖母的同時，內心仍然懷念她在臺灣的情人。經濟壓力使得她決定放棄學業，與青年共組家庭。可是，當他們在教堂舉行的婚禮進入宣誓階段，可純在眾目睽睽之下，轉身飛奔而去。⁶²

〈天的這邊〉描寫因為「經濟」問題嫁人的梁慈，將自己處境與臺灣留學生失身於她相比。男學生事後向她示愛，遭到她的譏諷，結果，男學生憤而離去，消失無影無蹤，嚴重地刺傷梁慈，她自問：「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老得醜了？為什麼，一個血氣方剛的大孩子竟能毅然的擺脫我？」「至少，我還有錢哪！」「可是，為什麼那個又急需錢又沒有錢，孩子能不取分文的走呢？那末，錢，究竟還並不能使任何人受我播弄。」「我還剩下什麼啊！」⁶³

《綠河橋》與金阿基赴美工作的洪菱，懷著八個月的胎兒逃離紐約中國餐館。多年之後，她與前男友曲漢持在美國相聚。她向曲漢持傾吐當年不能應付餐館工作以及遭到金阿基幽禁與強暴始末：「他先把我安置在餐館裡收錢，可是我不會向客人陪笑，又無法跟那些只會說台山話的二廚——告訴過你，他就是掌大爐的頭廚吧？——相處，他就很生氣，說老遠的化了路費請一個大學生來，沒想到竟是個廢物！他不要我在餐館做事，便把我鎖在那破爛污濁的地方，用他的強力佔有了我。」⁶⁴洪菱懷孕之後，金阿基放鬆對她的控制。可是，洪菱考量到新生兒出世後的成長環境，以及為人母的責任問題，毅然決然地帶著 8 個月的身孕，遠離紐約，跳河自殺，被白人地主所救，日後嫁給對方。⁶⁵

《梅花弄》留學生女主角梅梅無法與唐人街的親戚相處，向丈夫王宜鈞提出離婚要求。雖然在臺灣結婚之前，梅梅已經知道僑生宜均的父母在美國開餐館，可是，縱使她已經有心理準備，能夠體會移民艱辛的創業背景，可是到了美國才知道，「體會」

⁶² 雲菁：〈遲〉，《皇冠》第 17 卷 1 期，1962 年 3 月，頁 38-61。

⁶³ 同註 5，頁 36。

⁶⁴ 同註 45，頁 227-228。

⁶⁵ 同上，頁 229。

與「相處」是兩回事。她對於唐人街的批評與〈天的這邊〉梁慈有重疊之處，但已經冷靜許多，除了不滿意唐人街店家對白人唯唯諾諾之外，她特別加上「自己圈子裡的擠軋」、「對臺灣的留學生的輕視與欺凌」、「重男輕女」、「為謀生不擇手段」等缺點。

雲菁筆下眾叛親離的唐人街，在 70 年代晚期《月兒彎彎》有顯著改變。唐人街餐館翠錦樓的可觀收益，使得故事主角們人人離不開。唯一毫不在意餐館收益者，是小說裡完全沒有聲音的王大立次子，小說也沒有把他的家庭寫入，他與幹練的香港女人結婚，自給自足地賣菜為生，雖然，小說第一章就提及——「王世舉」奉父親之命，向他借錢不果，因為，長久以來，父親美國匯款主要用在光新及其一家之上，他們也成為小說重點，包括如何長期依賴美國匯款，以及收不到匯款、會面臨斷炊之虞。小說透過世舉，陳述這個離不開美國支票的家庭，如何度日：「阿公從美國寄錢回來就好了！錢來以後的一個多月，我們都過得好舒服啊！吃大魚大肉，看戲，做新衣服。爸爸和媽媽也不吵架也不打人了，阿婆也不偷偷的哭了。可是等不來阿公的信的時候，阿婆只好抱著我和興弟躲起來。爸爸和媽媽吵起架來好可怕啊！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給人一巴掌。爸爸喝多了酒最不好，會一面唱戲一面摔東西——。」⁶⁶

光新一家在大立病重之際被接到美國。大立死後，他們的吃、住仍然仰賴翠錦樓，捲起衣袖在廚房擔任二廚的光新向友文的兒子錦仁爭奪翠錦樓產權，兩人尖銳對峙，互不相讓：「『——我的心軟，看你老爸要死了，所以讓他用翠錦樓做擔保弄你們全家來金山，誰知道你們一家都不是東西，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倒咬一口，向我討起債來——』林錦仁的聲音怒氣沖沖的。／『是我們的當然應該交還給我們！』王光新的聲音也不低：『我父親把一輩子的精力都花在翠錦樓，你想說翠錦樓沒有他的份？』／『他的那一份早已經寄去給你了，他把血汗錢寄去給你，才造就你這個好吃懶做的，除了「他媽的」三個字什麼都不會的堂堂留日大學生！』／『我留日大學生你看了眼紅？他媽的，你以為我留日大學生應該來幫你做二廚？我的老婆幫你捧餐？真是他媽

⁶⁶ 同註 47，頁 68-69。

的！』／『你的嘴巴乾淨一點！』／『我的嘴巴你管不著！我就要說他媽的，你的媽不是好東西，把我的父親弄迷糊了，我們王家的一份才落入你們林家的手裡去！』／『你給我滾出去！你全家都給我滾出去！』／『滾？沒那麼容易！你拿錢出來！』」⁶⁷

最後巧梅與翠子兩人出面協調，由錦仁付與光新一筆可觀的金錢之後，王家退出翠錦樓。在臺灣唸醫學院的世舉也獲得美國寄來的金錢，並且鼓起勇氣追到了富家女「朱音音」。兩人婚後共同赴美，世舉在美國執業行醫，收入頗豐，將父、母與祖母接來同住，可謂完全離開唐人街生活圈。然而，王家的紛紛擾擾，並沒有因為世舉成為令人欣羨的開業醫生而劃上休止符。不會做家事，又沒有從娘家帶來嫁妝的朱音音，成為公公的眼中釘、肉中刺，他認為多年栽培長子成為人中之龍，卻讓媳婦朱音音坐享其成。王光新滿口三字經，往往成為他與媳婦爆發衝突的導火線。

廿世紀早期「排華政策」施行期間，梁實秋負笈美國。他的散文〈唐人何處來？〉描寫他在舉目所及處處皆是西方人環境裡，偶遇一位男性老華僑：

在等飯的時候，我們偷眼看過去，見櫃臺後面坐著一位老者，黃臉黑髮，像中國人，又像日本人。他不理我們，我們也不理他。／我們剛吃過了飯，那位老者踱過來了。他從耳朵上取下半截長的一支鉛筆，在一張報紙的旁邊寫到：「唐人自何處來？」／果然，他是中國人，而且他也看出我們是中國人。他一定是廣東台山來的老華僑。顯然他不會說國語，大概是也不肯說英語，所以開始和我們筆談。／我接過了鉛筆，寫道：「自中國來。」／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臉上泛起了一絲笑容，他繼續寫道：「來此何為？」／我寫道：「讀書。」／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斂起笑容，嚴肅的向我們翹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後他又踱回到櫃臺後面他的座位上。／我們到櫃臺邊去付帳，他搖搖頭，擺擺手，好像是不肯收費，他說了一句話好像是：「統統是唐人呀！」

⁶⁷ 同上，頁 327-328。

包括梁實秋在內的幾位留學生，除了獲得老華僑款待免費餐食之外，還分別得到一根雪茄煙。⁶⁸ 1943 年美國廢除「排華政策」，唐人街逐漸走出陰霾，然而，隨著戰後海峽局勢緊張，臺灣留美學生人數大幅增加，舊僑對待留學生的態度也逐漸有所改變。

結論

唐人街社會雖然是廣東珠江口與四邑農村文化的延伸，可是，經過橫渡太平洋洗鍊，家家都有大風大浪的故事。40 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轉進臺灣，不僅許多跟隨國民黨來臺的年輕人再也見不到父母，唐人街舊僑居民也因為冷戰對峙使然望斷故鄉路，加速他們在美國落地生根。此外，早年中國社會以男性留學生為主，以追求先進科學知識與民主制度——五四時期所謂賽先生（science）德先生（democracy）為目的，戰後臺灣女留學生也不讓鬚眉地踏上彼邦，其中，雲菁是少數深入唐人街的臺灣留學生作家。她 60 年代短篇〈天的這邊〉長篇、《綠河橋》、《梅花弄》、《楓葉莊》以及祖孫三代大河小說《月兒彎彎》等，皆以知識份子新移民與農村背景舊移民的不同價值觀，做為故事情節衝突焦點。她的 70 年代長篇巨作《月兒彎彎》，對於唐人街匯款回鄉舊僑社會有更多體會與諒解，縱使她與唐人街背景的前夫婚姻最後宣告仳離。⁶⁹

60 年代臺灣留學生小說以負笈美國的留學生為主角。他們在美國舉目無親，主、客觀條件又無法融入由珠江三角洲農民、契工所建立的唐人街。因為，唐人街「移民」是在故鄉待遇不佳的情況下，選擇移民海外；留學生卻是在臺灣家人呵護之下，順利歷經小學、中學、大學的完整教育過程的知識份子，千里迢迢來向白種人取經。抵達美國之後，前者捲起袖子埋頭工作賺錢，後者面對課業壓力的同時，還要忍受「懷

⁶⁸ 梁實秋：〈唐人自何處來〉，原刊載於《大成》雜誌，1981 年 4 月，《華美族研究集刊》第 1 卷第 2 期，2001 年 8 月，頁 130-131。

⁶⁹ 「他開業行醫，他買地建屋，他和我又添了一個小男孩。／人人告訴我，物質生活是重要的。有游泳池、有網球場、有馬廐，有管家婦……我就該是快樂的。於是不敢與眾爭議，浸浴在這份『該快樂』的痛苦之中，一熬十二年。」雲菁：〈為情而寫〉，《丈夫與狗之間》（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 年），頁 214。

鄉」、「失根」、「離散」、「貧窮」……的無奈。雲菁筆下戰後唐人街店鋪中產階級店東們，則從不同角度打量來自臺灣留學生：一來挑剔他們阮囊羞澀，不是好顧客，二來發覺他們沒有工作經驗，難以成為好員工。雖然如此，雲菁也寫出唐人街店家在招攬客人的笑臉背後，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故事：經濟困難導致跨海謀生衍出隔海婚姻、情變私奔、獨居男女、匯款回鄉、子女教育，以及難民收容種種問題，同時也孕育出店家們更加刻苦的慳吝性格。總之，留學生雖然與唐人街居民有同樣的民族血緣背景，卻面臨迥異的難題。

離開唐人街的抉擇可能是新一代接受良好教育的職業轉換，也可能是經營者之間角力競爭或是少婦逃家。以《月兒彎彎》為例，小說描寫唐人街第一代創業、第二代開始求學、第三代當醫生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小說第一代「單身男子」奠定基業，雖以完婚之後再出國為理想——如王大立，然而，也有未婚出國的男子——如林友文。林友文靠著媒妁之言以申請「女工」方式迎娶 15 歲的翠子為妻，引伸出唐人街下一代教養的困境：奈何在中國受教育的王光新，畢業後一事無成，在唐人街環境長大的林錦仁，當家後忘恩負義，都不符大立的心願，唯有在臺灣念醫學院的第三代王世舉，赴美開業之後，能夠延續這個家族的長門一脈，奈何最後他也婚姻觸礁。

從現實面而言，廣東農民與美國白人「雇傭關係」是唐人街成立的重要背景之一。臺灣留學生以專業知識打入舊僑餐飲洗衣服務業之外的美國社會，例如「醫師」、「律師」、「工程師」、……，等等與白人平起平坐的行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美國社會受薪階級的白領華人，何嘗不佩服擁有一片獨立店面的生意人。⁷⁰留美不歸的臺灣留學生，成為新大陸的第一代移民，60 年代的「留學生小說」寫下他們初抵美國的那段「留學生、苦日子」陰影。相對而言，雲菁因為有努力改善家計的醫生丈夫，省略艱苦辛酸的創業過程，卻仍然要面對許許多多生活細節，無論是她親身經歷的，或是她眼見耳聞的唐人街舊僑社會老中青三代血淚斑斑的跨海故事，都是人類的奮鬥故事，經由她的改編紀錄，以小說方式整理，一一呈現讀者面前。

⁷⁰ 例如，黃娟：《故鄉來的親人》，（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參考書目

中文

- 〈外國記者筆下的雲菁及其家庭—本社特譯〉，《皇冠》26卷6期，民56年2月。
-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講總評會議紀實〉，《聯合報六七年度小說獎作品集》，（台北：聯合報，民67）。
- 白先勇：〈謫仙記〉，原刊載於《現代文學》第25期，民54年7月《謫仙記》（台北：水牛出版社，1990年）。
- ，〈紐約客〉（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
- 吉錚：《海那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67年）。
- 宋李瑞芳著，謝士楷、王景弘譯：《金山客——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史實》，（台北：七十年代出版社，1970年）。
-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出版社，1966年）。
- 邱永漢：〈石〉，《皇冠》47卷6期，1977年8月，頁70-89。
- 孟絲：《生日宴》（台北：文星出版社，1967年）。
- 梁實秋：〈唐人自何處來〉。原刊載於《大成》雜誌，1981年4月，香港。《華美族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2001年8月，頁130-131。
-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局，1992年）。
- 陳大道：〈蛻變的留學生文學——六〇至八〇年代初《皇冠》作家雲菁的旅美小說〉，《淡江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
- 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廿世紀中葉臺灣留美學生為例》，（台北：海華文教基金會，2002年）。
-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據《中華書局》1933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 黃娟：《故鄉來的親人》，（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 雲菁譯，凱博德（Truman Capote）著：《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台

北：皇冠出版社，1961年）。

雲菁：〈天的這邊〉，《皇冠》第19卷1期，1963年3月。

——〈驚喜〉，《皇冠》第23卷1期，1965年3月。

——〈遲〉，《皇冠》第17卷1期，1962年3月。

——《楓葉莊》，（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年）。

——《綠河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年）。

——《梅花弄》，（台北：皇冠出版社，1971年）。

——《月兒彎彎》，（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年）。

——〈爲情而寫〉，《丈夫與狗之間》（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年）。

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台北：大漢出版社，1980年）。

齊邦媛：〈留學「生」文學——從非常心到平常心〉，《千年之淚》（台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

劉秀美：〈略論留外華人小說中主題意識之轉變〉，《文訊》第172期，〈鄉愁的方位——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專題，2000年2月。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台北：黎明出版社，1984年）。

劉紹銘：〈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年）。

錢鋼、胡勁章：〈附錄：120名留美幼童名錄〉，《大清留美幼童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

關宇：〈過腰龍〉，《聯合報六七年度小說獎作品集》，（台北：聯合報，1978年）。

——〈富蘭樓的人口〉，《幼獅文藝》第52卷2期，1980年8月。

隱地：〈爾雅叢書三十年一寫在《書名篇》之前〉，《書名篇——爾雅三十年慶文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

英文

Bourne, Peter G. "The Chinese Student—Accultur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y*, Vol. 38, August 1975

- Kuo, Wen H. & Tsai, Yung-mei “Social Networking, Hardiness and Immigrant's Mental Health” ,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6, Vol. 27 (June) .
- Ward, C. Bochner, S. & Furnham, Adrian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Hove,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01)
- Ying, Y. & Liese, H.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aiwan Students in the U.S.: An Examination of Pre- to Post- arrival Different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5, 1991.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 Study of Yun Ching Bezzine's Novels Concerning China Town

Chen, Ta-t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Yun Ching Bezzine's novels concerning China Town in the 60th and 70th. Although Yun Ching was one of the overseas student writers she did not focus on the common themes like others did, namely uprooted, migration, diaspora, identit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because of Yun Ching's China Town background, her husband's parents being Chinese restaurant runners, she had difference stories than other overseas student. According to Yun's novels, there were plots taking place in China Town including old male immigrants marrying younger girls from Hong Kong, sending money back home for kid's schooling, and leave China Town for various reasons. One of Yun's earliest works, *tian de tze bia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showed her discontent about the China Town's way of living.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her novel *yueer wan wan*, showed her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residents in China Town who were mainly immigrants leading a difficult life in China before relocating in USA.

Keywords: student immigrant literature, Yun Ching Bezzine, China Town, USA, immigrant.